

新时期文学建设丛书

钱中文  
童庆炳 主编

# 艺术的精神

◆徐岱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的精神/徐岱著.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钱中文, 童庆炳主编)

ISBN 7-81064-283-9

I . 艺… II . 徐… III . 文艺学: 美学·研究 IV . I 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930 号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艺术的精神**

徐岱 著

---

责任编辑 李 芳 封面设计 李 梅

责任印制 胡晓旭 责任校对 王京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E-mail cnup @ mail.cnu.edu.cn

网址 www.cnup.cnu.edu.cn

电传 68418523 (总编室) 68472512 (发行部)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303 千

印数 0,001 ~ 3,000 册

定价 18.00 元

## 总序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19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2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70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近百年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看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80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了的，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树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捅开，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

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的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四、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丽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别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 20 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部门，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

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

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之中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 6 种。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

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9.9

## 自序

从 70 年代末迄今，我国的“新时期文论”在经历了 70 年代的复苏与 80 年代的全面崛起，以及 90 年代以来的反思与沉寂，已有整整二十多个年头。但就“个体记忆”而言，似乎是转眼之间。生命在匆匆流逝，回顾以往，自己的足迹大多留在了文论与诗学的领域。虽然这期间我们这一代学人从纷至沓来的外域学者的著述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同样也自觉不自觉地从我们身边的诸位师长那儿汲取了不少学术营养。如今我们早已不再年轻。但就我而言，种种学术困惑似乎有增无减，惟有探究人文艺术现象奥秘的初衷未改。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已无法承诺这门学科对于国计民生有多么重要，只能承认作这样的思考仍能给予自己一种不可替代的乐趣。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实际的世道，这样的乐趣无疑日益显得微不足道。但什么又是真正重要的事？马克思曾教导我们，人只有首先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才能够从事别的活动，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因此而只为面包奋斗，乐此不疲地投身于各种实际的功利活动，这肯定不会给予我们真正的慰藉。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学虽然只是“小道”，但依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值得有志者为其殚精竭虑。对于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事业，那种妄自尊大的民族主义情结是可笑的，但相反的妄自菲薄同样也失之偏颇。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新时期文论已经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在我看来，不久前由钱中文教授提出的，以审美意识为基点，以现代性、人文关怀和交往对话为基本内涵的“新理性精神”，正可以用来对之作出一种概括。它体现了我国当代学者普遍地以一种“拿来主义”的方式汲取国外的相关思想资

源，来从事自身的文论研究的特点和以一种“实用主义”态度进行西方文论中国化与古代文论现代化的工作的事实。虽然当代中国文论与诗学迄今仍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格局，但以往那种为“权威言说”所范围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在融诸家学说于一体的理论操作中，一种努力推陈出新、让高蹈的理论话语接受日新月异的人文艺术活动挑战的“新理性”思维其实已浮出水面。当我现在对自己的文艺学之路进行一番总结时，不得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自己其实正在成为一个“新理性”者。这让我感到钱中文先生的这一“命名”是颇有眼光的，对“新理性精神”进行一番深入严肃的理论探讨，无疑将有益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建设。或许我们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契机，为当代中国文论走向新世纪开辟出一条思想道路。

正如许多思想者常常有其最为看重的主题，在我的实在不足为道的关于人文艺术活动的理性思辩中，“艺术的精神”一直挥之不去。对于我，艺术作为人类创造性精神的一种体现，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在我看来，艺术的最大奥妙就在于其所拥有的这种精神品质，全部关于文学艺术活动的关注事实上也都以“艺术精神”为焦点；这种精神通过语言媒介生成，体现于具体的作品文本之中，最终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文化。所以在这本集子里，我的思考主要也是从“语言文体”、“诗性文本”、“审美文化”等三方面展开。这些论述的疲乏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许多问题都未能作真正深入的探讨。这些都无庸讳言，我所能说的是，自己在进行上述思考时带着一种虔诚，这些时间跨度达十年的并不精彩的文字，卷走了我此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日子。最初涉及这个问题时，我曾以为能够完成这一思考，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终极问题”。我们需要的并非是一个确切的结果，而是不断地投身于这个问题之中，给予人的生命存在以真切的关怀。文艺理论的“自律性”就体现于这种关怀之中，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充当诗人与作家们的创作顾问。为此，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兴趣于人文现象的人们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也仍将继续这一思考。

# 目 录

总序 .....	( 1 )
自序 .....	( 1 )

## 上编 语言文体与艺术精神

文学语言与艺术符号 .....	( 3 )
文学语言与艺术媒介 .....	( 23 )
文学语言的功能形态 .....	( 37 )
文学文体的审美特征 .....	( 72 )
文学语体的审美构成 .....	( 87 )

## 中编 诗性文本与艺术精神

诗性文本的幽默意味 .....	( 111 )
诗性文本的讽刺手法 .....	( 135 )
诗性文本的悲剧品质 .....	( 156 )
诗性文本的叙述艺术 .....	( 174 )
诗性文本的情感结构 .....	( 187 )
诗性文本的道德之维 .....	( 197 )

## 下编 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

神话传说与叙事艺术 .....	( 217 )
理想主义精神与文学艺术活动 .....	( 236 )
原始主义思潮与文学艺术创作 .....	( 260 )

目  
录

自恋主义文化与文学艺术研究 .....	(278)
现代武侠文化与文学艺术精神 .....	(300)
附：作者小传、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 .....	(347)

# **Contents**

General Preface

Foreword by the Author

## **Part I Linguistic Style and the Spirit of Art**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Artistic Symbols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Artistic Means

The Functional Forms of Literature Language

The Aesthetic Quality of Literature Styles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Variety in Language

## **Part II Artistic Text and the Spirit of Art**

The Humor meaning of Artistic Text

The Ironic Methods of Artistic Text

The Tragedy Quality of Artistic Text

The Narrative Arts of Artistic Text

The Emotional 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Text

The Moral Dimension of Artistic Text

## **Part III Aesthetic Culture and the Spirit of Art**

The Myth Tradition and Narrative Arts

The Spirit of Idealism and the Activ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he Genius of Primitivism and the Cre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nd 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Modern Chinese Wuxia Culture and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ppendix : The Author's Biographic Sketch and Major**

Works with Selected Criticism

上 编

语言文体与艺术精神



## 文学语言与艺术符号

任何一种艺术符号的主要功能都是对情感信息的传达。立足于这一质的规定性，当人们从审美的角度对语言作出审视时，常常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对人类这一交际媒介的审美功能表示怀疑。因为语词的本质是一般，作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体系，语言缺乏诸如音响、色彩和线条等符号家族其他成员所具有的那种直接感知性，而脱离了对艺术对象的这种审美直觉，艺术的情感交际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当然，从具体的创造实践来看，人们对语言符号的这种顾虑事实上是多余的。古往今来，一部世界文学史早已以自己的存在，替语言所独具的审美魅力作出了雄辩的证明。不过问题在于，尽管文学家们常常可以满足于对艺术规律的不自觉的遵循，来垒筑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理论家们却有责任通过思辨的条分缕析去科学地阐明：规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 一、文学符号的功能机制

正像韦勒克所说，要将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从性质上加以划分并不困难。一般来讲，前者是一种表现符号，强调的是符号自身的表情达意，后者是一种推论性符号，要求语言符号与被指称对象相吻合。但倘若我们因此而以为，两种语言现象在性质上的这种分道扬镳，同时也就意味着二者在形态上也将随之而分庭抗礼，一个原本正确的表述便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事实表明，人们以往之所以对文学作品中语言符号的审美效应感到困惑，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两种语言现象的异质同体性。我们看到，尽

管爱因斯坦曾经提出，科学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以供它本身使用，而马拉美也曾表示，文学从来不使用一般的语词来表达自己，文学家们毕竟未能另起炉灶独创一套语言体系。用老舍的话来说，也就是：

语言的创造并不是另造一套话，烧饼就叫烧饼，不能叫饼烧。<sup>①</sup>

所以，所谓“文学语言”，准确地讲其实也就是普通语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发生的一种功能变体。惟其如此，这才在逻辑的层面上孕育了一个文学符号审美传达机制之谜：整个文学世界从来就是建立在不可言传之意终于得到言传的基础之上。

毫无疑问，对于文艺学领域里的这个百慕大之谜，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予以解开。但不管依凭于什么理论框架进行尝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对文学符号审美传达机制的把握，具体地说也就是解决语言的这种审美变体的可能性及其表现和条件。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首先取决于语言自身的内在基因。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指出：

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的；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sup>②</sup>

正是由于语言先天地具有这两种染色体，这才使得语言不仅得天独厚地博得了科学与艺术双重青睐，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切入时间与空间之中，去与音乐和绘画相媲美。但有必要加以指出的是，语言这两大因素的审美化恰恰不能归之于“语言”，而必须归之为“言语”。因为语言只是一般的交际模式，而言语则是对这种模式的具体运用。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举过一个例子：“譬如

<sup>①</sup> 老舍：《出口成章·关于文学语言的问题》，第1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sup>②</sup> 转引自克罗齐：《美学的历史》，第1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